

泉城風雲

濟南革命



泉城風雲

老舍

中共濟南市委
黨史資料
征集研究委員會
編輯

為泉城風雲道

步什汝隄

英勇奮戰

黎王



繼承四五烈士精神
奮發圖強振興中華

胡允恭題



一九八四年四月

前 言

济南是全省建党最早的地区，也是全国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一九二〇年冬至一九二一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筹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他们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贡献。这是济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中共济南直属小组正式建立。从此，济南人民便在济南党组织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山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为了把党的光辉战斗历程记述下来，把我们党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起来，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一九八二年我市建立了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开始了我市地方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工作中，得到了许多当年为济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积极贡献的老同志的关怀和支持，提供了一批宝贵的济南党史资料。根据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要更好地为“一（一个总目标）、二（两个文明建设）、三（三大任务）”服务的要求，我们拟定，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未在其他书刊上公开发表过的材料，加以整理，陆续汇编成册，作为传统教育的材料和研究济南地方党史的参考资

料，提供给我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以及党史工作者。现在，我们将已经整理好的二十四篇，按照文章内容的时间先后为序编辑成册。

这本小册子，以作者叙述自己在济南革命斗争的片断及其亲身感受的形式，来反映济南革命斗争的历史，反映出革命斗争年代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群众革命斗争事迹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对于所收录的文章，要求事实准确，内容生动；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至于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斗争过程以及某一重大事件，难求完整和系统。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尽管经过多次调查核实，但错误仍在所难免。不当之处请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在此，谨向热情关怀和支持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们致谢。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四·五”烈士殉难前后·····	胡允恭 (1)
唤起民众心向党——回忆故乡半月行·····	庄东晓 (7)
济南学生的南京请愿·····	张阅凡 (15)
三十年代初正谊中学的学生运动·····	邵 震 (25)
痛打省督学和反对会考	
——回忆1932年济南高中的斗争·····	徐运北 (38)
“三·二〇”大逮捕前后的点滴回忆·····	陈敏之 (44)
白色恐怖下的一颗红星·····	李怀章 (51)
历城特别支部·····	王健民 (55)
打入高而镇 掌握伪政权·····	张一仑 (62)
护送首长巧过封锁线·····	金益三 (69)
分化瓦解敌伪军 扩大抗日战线·····	李洛夫 (75)
心中装着党和群众·····	孙思新 (87)
战斗在地下交通线上·····	苏培生 (101)
打入“新华院”的片断回忆·····	张建忠 (107)
身居囚笼心向党	
——回忆在“新华院”的斗争·····	张 新 (118)

开辟历城根据地·····	罗 俊(133)
不愿做亡国奴 奔赴抗日根据地·····	谢盛华(141)
在济南工委工作的回忆·····	张 扬(155)
打入梁庄·····	宋 铮(172)
一场特殊的战斗	
——回忆抗战胜利后市委宣传工作的片断·····	庄子正(176)
扎根于群众之中	
——我的“城市贫民”经历·····	傅子玉(186)
信念的力量	
——回忆在国民党“青训队”的斗争·····	刘 宽(196)
侦察敌济南防御工事·····	牛瑞符(207)
红旗插上济南城	
——忆济南战役中七十三团的攻坚战·····	张慕韩(217)

“四·五”烈士殉难前后

胡允恭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我由中共青岛地下市委被调到济南市，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济南市党的组织。

当年在韩复榘、张苇村两贼统治下的济南，阴云密布，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城，特务密探遍及大街小巷。韩复榘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在蒋冯阎大战前，被蒋介石收买倒戈投靠了蒋介石，即刻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官与冯阎作战。一九三〇年十月，又被蒋家政府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仍兼国民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虽系粗犷蠢材，但却颇具野心，想把山东经营成他称王称霸的永久地盘。为此，他以高价收买“人才”，网罗了一群文武帮凶。在文人雅士中，有两个被山东人民称为韩贼的“左弼右相”，这就是曾在西方留过学的秘书长张绍堂和教育厅长何思源。鲁迅先生斥责过的“能言鹦鹉毒于蛇”，正是张何之流的丑像。然而，韩复榘毕竟是一名投降的将军，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担心他与冯玉祥藕断丝连，会生后患；而且，山东地处津浦咽喉，一旦出事，就会危及蒋家王朝的安全，因此，又委任张苇村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监视和牵扯韩复榘的活动。为了稳住山东的地盘，韩复榘的文臣武将便为其出谋

划策，一方面对共产党要狠，以此来减少蒋的嫉视；一方面要提防蒋介石、张苇村暗中算计。为了博得新主子的欢心，韩贼公开拥护蒋介石的“灭共剿匪”政策，并在山东境内大肆搜捕和屠杀我党地下干部和党员。他特意从我党的叛徒中挑选了一批打手，建立了一个密布全省的特务网，专门从事对我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活动，为首的就是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王恺如。王贼原系中共党员，以后叛变投靠了韩复榘，用两只血手，换取了济南市的公安局长。为表明他对韩复榘的“忠诚”，凡是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都要亲自审讯，所用刑具，堆积如山。究竟有多少我党地下志士在他的刑具下丧生，谁也无法统计出一个具体数字来。张苇村系国民党山东的元老之一，曾出席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四·一二”大屠杀后，背叛革命而投靠了蒋介石。为了与韩复榘争夺山东，他以蒋介石为靠山，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体系，其魔爪直伸到乡村僻壤，侦破我党的地下组织，同时，也兼负监视韩贼活动的责任。

张、韩之间虽有矛盾，但对付共产党却是一致的。因此，我地下党组织经常处在韩、张密探的夹击之中，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党的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当我和妻子陈桓乔来到济南的时候，全市已经没有了完整的党组织，幸存下来的个别支部和党员，也处于群龙无首、无所适从的状态。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我们仍然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认定楚南公所讲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必定被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彻底推翻。在白

色恐怖的环境中，我们开始了恢复和重建济南市党组织的艰苦工作。

我首先找到了原济南特支成员、青岛大学济南农业试验所（东郊）职员王永周同志，并通过他的关系，以秦唯一（当时我的名字胡萍舟）的化名呈报了户口，住在县东巷一号。接着又利用王永周提供的线索，暗中进行联络。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才联系到九位同志，加上我和陈桓乔，共十一人。三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我召集这十名干部开会，研究收拾现局和开展工作的问題。到会同志对韩、张二贼恨得咬牙切齿，个个言辞激昂，使我很受感动。大家一致表示决心，与国民党韩复榘斗争到底。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们首先重建了济南特别支部，我任书记，成员有王永周、姚第鸿、刘凤来、陈桓乔等。接着，又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开展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经过研究，决定改变过去陈绍禹（王明）

“左”倾教条作风（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李竹声，王明的信徒，忠实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李于一九三四年被捕叛变）。我们学习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的胆大心细、稳扎稳打的马列主义的作风，拟定了新的切合实际环境的工作方法，大体是：（一）工作时间改为夜间八至十二点，以减少特务密探的注视，因为特务一到夜晚都到纬八路寻乐去了；（二）严禁在戏院影院等公共场所接谈工作，因为这些地方的密探特务很多；（三）划定四个区，分头开展工作。商埠区（包括胶济铁路）由刘凤来负责；南关区（包括齐鲁大学）由姚第鸿负责；东关区由王永周负责；街道区

由汤美亭负责，陈桓乔负责文书，我负责检查指导。

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我们的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失散的同志陆续回来了，情绪也很高。区属支部逐渐恢复和建立起来，党员发展到三十余名，团员也相当。但是，正在同志们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进行工作的时刻，韩复榘突然把关押在山东省第一监狱里的邓恩铭等二十二位党的重要干部于四月五日清晨，枪杀于纬八路东南草地上，其中一位女同志（按：党中央派来任妇女部长的同志，名郭隆真，在途中被特务逮捕）才出韩贼的衙门，因高呼口号，被韩贼押回狱内杀害。这就是著名的“四·五”惨案。

消息传出，我们都十分悲痛，也更增加了对韩、张二贼的仇恨。当日夜，我主持召开了特支紧急会议，决定：（一）立即派人去青岛向省委和省互济会报告，并请省互济会派人来济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二）派人抄录《布告》，通知烈士家属；（三）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韩复榘的罪行。同时又决定，特支成员于六日下午四时化装分组到刑场向烈士遗体告别，悼念牺牲的战友。四月六日傍晚，我们按时前去（按：王永周同志请不准假，陈桓乔是外省妇女，未去）自东而西，缓步向纬八路刑场走去，凭借着夕阳的残光，清楚地看到了二十一位战友的遗体纵横倒卧在草地上，流出的鲜血已成赭色。他们的面部表情：有的怒睁双目，有的口大张开。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在临刑时是何等的愤怒、壮烈，肯定是在高呼口号中倒下的！目睹战友的遗容，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起一团熊熊的烈火，可是，大家都按照

预先的约定，把怒火强压在心头，谁也不吭一声。但是离开刑场不远，姚第鸿就按捺不住，悲愤地哭出声来。我怕有密探跟踪，暗中捏了他一下，即指挥大家散去。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场面，不是身临其境，是难以体会到当时的情感。

“四·五”烈士的鲜血，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也激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更加奋发地工作。我们擦干了眼泪，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踏着战友们的血迹，继续与国民党韩复榘进行更英勇的斗争。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党团组织发展的基础上，于六月初正式建立了中共济南市委：推胡萍舟任书记，祖绳任秘书长，王永周任宣传部长，陈桓乔任组织部长，刘凤来、汤美亭、小陈（原工会负责人）、姚第鸿（齐鲁大学的学生）、鲁保瑛（省立高中学生）为委员。刘凤来兼任铁路特支书记、铁路总工会主席。团市特委同时建立，姚第鸿任书记。中共济南市委的重新建立，标志着济南的革命斗争又有了新的指挥中心。

随着市委的建立，济南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逐渐形成高潮。六月初，胶济路济南站的工人掀起了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高潮，揭开了胶济路工人大罢工的序幕。六月十三日，胶济路济南站五百余名工人全体罢工，抗议铁路当局无故开除刘凤来等人，并提出了增加工资两成，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十余条要求。罢工风潮很快就波及到全路，青岛、张店等地的铁路工人都以各种形式声援济南站工人的斗争。在

全路工人的支援下，济南站工人的斗争坚持了月余，终于迫使铁路当局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收回了开除刘凤来等人的成命。在团市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学生运动也日趋高涨，早在四月间，爱美中学的学生就在其他学校学生的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学校当局增加学费的罢课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广大学生走上街头，揭露日寇侵占东三省和国民党推行不抵抗主义的罪行，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五十三年过去了。近年我两次到山东，真是“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回首往事，酸甜苦辣全俱，当年，与我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现存者仅有王永周同志（现在北京）和我们夫妻两人了。

山东人民刚毅坚强、勤劳纯朴的性格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齐鲁敦厚之风，对我熏沐尤深。当年，我就把山东比作我的第二故乡，发誓不打倒国民党韩复榘不离开山东。但是，由于王明路线的排挤，我不得不中途撤离。一九八三年一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恢复我六十一年党龄，这是对我的莫大关怀和鼓舞。我虽年逾八旬，誓以余年，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唤起民众心向党

——回忆故乡半月行

庄东晓

一九二四年，当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娃娃时，就已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中。由于工作需要，我告别了慈爱的父亲，离开了家乡，从那时起，我没有想过此生还能再回到家乡。可是，一九三二年，我再一次踏上了家乡的土地，这是我离开故乡八年后第一次，也是阔别故乡至今六十年中唯一的一次家乡之行。这次家乡行，前后不过半个月，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回首往事，思绪万端，倍觉革命征途之艰险曲折，深感胜利来之不易。

一九三二年前，我在洪湖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由于我坚决抵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无事关押，并错误地决定将我处决。不知何故，也许是行刑的人被我临刑前的慷慨陈词所感动，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意外地，我竟成了错误路线屠刀下的幸存者。我被弃之不理之后，遂混入难民中，逃过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线，辗转来到了上海。当时，我对党内的斗

争並沒有清醒的认识，並不清楚此时的中央领导权已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我历尽艰辛，风餐露宿，一路行乞来到上海，目的是找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向上级申诉，弄清是非曲直，为许许多多蒙冤致死的忠诚革命的好同志昭雪。谁知，找到党的关系，接上头后，仍是无人理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就在我进退维谷一筹莫展之时，幸而杨之华大姐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杨之华大姐是瞿秋白同志的爱人，由于她私下接济，我才免于继续露宿街头。在上海继续住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个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就如同失去父母的孤儿，其痛苦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论如何，我要继续寻找党组织，在上海不被理睬，就到北方去。当我决定离开时，又是杨大姐解囊相助，给了我十块大洋做路费，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这样我不必继续沿途行乞了。但是，偌大的北部中国，哪里是我的目的地呢？恰在这时，报纸上报道了抗日联军在喜峰口一带活动的消息，我断定抗日联军中一定有党的组织，遂欣然决定去投奔抗日联军。就这样，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杨之华大姐，离开了上海。

在乘车北上途中，我思乡心切，临时决定中途下车，顺路回家探望一下八年未见的老父亲，不知父亲是否还健在。我离开家乡已整整八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斗争形势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北伐军胜利挺进，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从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工农革命武装蓬勃发展，到蒋介石反动派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以及对国民党统治区大规模的文化“围剿”，继而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国土，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家乡变成什么样子？反动政府对我的底细到底知道多少？一路上我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不知不觉中，列车已徐徐驶进济南站。从济南下车以后，为了预防万一，我买了个大网篮，把随身携带的所有报刊书籍以及一点零星用品都塞了进去，举止上尽力摆出一副学者的风度，乍一看，俨然一个衣锦还乡的留学生。一切准备停当，我便雇了一辆独轮手推车，直奔阔别的故乡——长清县庄家楼。

当时，父亲正在兴福寺小学执教。听别人说我已到家，什么都顾不上了，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来，见到我，嘴唇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两行老泪沿着他那满是刀刻般皱纹的双颊滚落下来。望着白发苍苍、激动不已的老父亲，我的心里也一阵酸楚，一时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九岁丧母，父亲又做爹又做娘，替我梳头洗衣，供我上学读书，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我十六岁投身革命，离家出走，八年来杳无音信。只有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有一年黄河水泛滥，学校调查了学生家庭情况后，由远东银行给我父亲寄去几十元救济款，父亲才知道我在莫斯科，但仍没有得到片言只字的信息。八年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年迈的父亲是怎样在思念与忧虑中渡过来的啊！眼下，父女团聚了，这简直象是在梦中。我的归来带给父亲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他兴奋